史記卷之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吳興淩稚隆輯校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
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
王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
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
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
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今市
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
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庳車〔索隱曰庳下也音婢〕王以為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皇覽曰孫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僑羊舌肸等六人皆之賢大夫今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

為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係孿作相之事折別有而出太史記異耳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

子注曰子産古之遺愛也又舉詩稱子
産卒鄭人悲者繫朱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
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
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
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
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
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
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
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

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為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愆李離伏劍為法而然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憚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求以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

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為孝王將袁盎伉直○索隱曰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庾案漢書作癒癒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

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衛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閒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
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
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
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
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
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
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
弘張湯為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
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為侯湯至御史大夫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
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黙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
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
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亶讀曰貰
音時夜反貰賒也鄭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
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
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黙然及渾邪
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

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陛下縱（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為闌）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閒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阨張晏

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
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
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請賓客○索隱曰置郎驛馬謂驛置者馬也以存
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
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
莊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
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為詹事遷為大農
令莊為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
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為大農僦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為大農僦人僦）

人蓋聚其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爲大農兩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僦音郎就反熹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貫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推推者獨也言國家獨推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事其利故云辜貨也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也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落猶零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邦 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卧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楊慎曰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為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為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即從君無勢我即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為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

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黄震曰汲黯諭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蓋漢庭第一帝稍疏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潔廉無餘財與汲黯等也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三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

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死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

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

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

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

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

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

固生【正義曰申轅姓言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者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

閒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正義曰序射也言射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 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為左馮翊右扶風）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備員請著功令佗如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
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
高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
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魚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
壁廱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 索隱漢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 已而郢為楚
王郢卒戊立為楚
令申公傅其太子戊 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年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戊不好學疾申
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徐廣曰腐刑 申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絶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遷為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為博[illegible]淮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illegible]出蘭陵一音穆所謂[illegible]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

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
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
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
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
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
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
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
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
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

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
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
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
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
馬行多渴死殺氣為毒也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
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
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
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
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
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

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齊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

為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
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
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
由韓生韓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
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
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
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
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

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為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炊烹為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為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兒寬

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見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歘爾復出古訓復申藏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離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諸學

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鄒氏云二人姓字非也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皆嘗為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

言勑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庇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

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

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

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

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

於楊何之家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荼亦音舒）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淩稚隆輯校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瓚言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入棱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敝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琱為樸也晉灼云凋弊也斲理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煬帝諱改為洪縣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瞯音閒小兒癇病也○索隱曰瞯音閑一音閑鄭氏瞯氏

音並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為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瞷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腳戰舊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為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為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為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為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一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徐廣曰寧一作寗甯甯毋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為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注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為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入惴恐武帝即位徙為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為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鈦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為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縣東二十九里）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屬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韋昭曰罪備具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
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
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
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
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
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
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
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
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為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為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沉浮也駰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為乾心內不合為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板書之）

曰上所是著之為正監以廷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盛也尉揚主之明奏事即

譴湯應謝徐廣曰一作權應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

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奏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

引正監等賢者本為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眛不從至此也曰固為臣議如上

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致至於此罪常釋

聞徐廣曰詔答聞也如今劇臣聞奏駰案瓚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

臣非知為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為之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

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

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
口所先言皆見啓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
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
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
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
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
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
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
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
爲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元

辯二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臣蔡莊青翟等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嘗病天子至自視疾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
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
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
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
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
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
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
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
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內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群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卻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

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為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為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春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曹州為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

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交故

言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譴責也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
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
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
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
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
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
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
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
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
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
為群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縱有
姊姁（索隱曰孛訶音呼孟康音詡）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
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
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補上黨郡
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
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諱少所假借也）縣
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
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
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内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為
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為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安女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
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寧成為濟南都尉其
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為關都尉
歲餘關東吏隷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隷閱也號曰寧
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内遷為南陽太
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
縱氣盛弗為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
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為縱牙爪之吏
任用遷為廷史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
徙縱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
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
捕鞫曰為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
加罪一等為人解脫與同罪縱鞫相賂餉者二百人為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
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為治索隱
曰索謂豪猾之入于豫吏政故云佐吏為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為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
為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為姦

京師尤甚乃以縱為右内史王温舒為中尉温舒至惡其所為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為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為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為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徐廣曰嗛音銜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揚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為此亂民部吏捕其為可使者索隱曰謂求楊可之使也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為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

為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為可使者此楊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也索隱曰格音閣棄縱
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為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為吏以治獄
至廷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
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為爪牙
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
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
拾遺上聞遷為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為
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
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
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
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
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索隱曰黎音犂猶比也會春溫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
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為能遷為中
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一作殘刻之名○索隱曰

案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

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一關中楊贛成

信等義縱為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

徙為廷尉而尹齊為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以刀筆稍遷至御

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為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

不避貴戚遷為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為能

遷為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為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

舒為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為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在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日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日惛音昏）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日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奸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三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
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
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
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擊
大宛）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
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
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
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
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其尸尸亡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段人亦有姓段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閒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為虛文詔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為大廄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辨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疑數廢數起為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為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為經中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正義曰郿令今岐州郿縣北隋屬右扶風）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 ○索隱曰杜衍地名也）義縱為南陽守以為爪牙舉為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亡失有所亡類也）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為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 ○索隱曰次至也）宣為左內史周為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有讓周曰君為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疏為令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大郡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
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
為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
天子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為御史
大夫四歲太始二年卒家兩子夾河為守其治暴酷皆甚於
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為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
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為聲
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為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為儀表其污者足以為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地鷙音至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圓禁暴不止姦僞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視舞文巧詆懷生可畏

摧德輿曰洪範之沈潛矣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郅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蓋官無處於之華異申振之慈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獄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矣太史公以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別是非守大體又何補焉

黄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却爲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吏民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淨爲治至于文景其民無不操畏自重而郅乃獨先之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已而漸漸無餘宗風俗遂爲一變末義靡成以陵夷之資而夷之自寡成趙由之役煩事多事之衙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推所自來讒實助之夫貴戚犯法而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之可守歟抑一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辭

婁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衰時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寄賴其使亦有取焉末則悖其人無有自脫于刑戮其貲財巨萬率卒歸于國而已可無則當時之吏也何庸酷也哉

柯維騏曰漢書酷吏傳多採太史公獨張湯杜周特別爲傳昔人謂湯之後有賢達周之後有延年太史公之意欲以救人臣之患班氏之意欲以救人子之孝也

劉氏又謂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益侯絶者王莽時亦不失爵建武中爲大司空班氏之意以張延壽耳杜氏之絶已久而并貸之子產豈含孫溥之義也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
游俠之閒斯盖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
之失也辛
不深尤焉

王鏊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衛青
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盖大宛諸國土俗
皆騫所歸為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
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
大宛張騫多
自為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
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故於此套端見
之而下敘騫事
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
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茅坤日大宛事以張騫身從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發通着精神歸騫一入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囙亡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為結局

又日大宛以西始未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學

大宛之跡正義日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䢵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日宛音菀又於袁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日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為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日氏音支涼甘肅瓜沙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祁連間是也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日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為飲器晉灼日飲

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畧甘字或甘其姓號也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酒國也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此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嬀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

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爲臣而爲之作君也○正義曰旣盡也大夏國在嬀水南少冠志安
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爲要衣要領衣
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顧是其意
於文字爲疏者留歲餘還並南山正義曰並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
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並南山也西域傳云其
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
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方貉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
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
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爲太中大

夫堂邑父為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為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之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

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寘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寘三百里索隱曰扜罙國名也音汙彌寘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罙也則拘彌與扜罙同是一名也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為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山一出于寘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葱嶺山于寘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為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于寘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
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
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
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
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
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
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
東羈事匈奴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羇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閒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為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弋山離西條支國臨嬀水土著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
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
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
為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為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
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
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
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鷄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
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為及五色水精為壁人民多巧能化銀
為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為柱琉璃為牆壁水精為礎舄海中斯
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為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污欲浣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黍問所摘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朔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續為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為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羣又大秦金二枝皆大如瓜播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臨西海暑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鵶鷹身帝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者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耨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耨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媯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

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

𧮢孫國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莪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恒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駝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為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旃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為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孫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石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製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

實中或寄生可為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閒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正義曰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筰縣屬越巂音髓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爲沈黎郡又有定筰縣○正義曰氐今成州及武峯川也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正義曰巂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嶲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嶲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為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索隱曰嗛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為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
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
兵擊不勝以為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
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
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
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為
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
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
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善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阸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死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屬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群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西極夕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地謂之初音徵

者旅而辭麼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為所殺奪幣財終
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
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
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
明復為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
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
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
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
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為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
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為其習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輕為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甚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為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為中郎將為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為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為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畧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為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

贊曰貴使采取驛持來至漢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衆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及漢使亡

卒降敎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為器不用為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行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二百里並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曾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行死亡盖魑魅魍魎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為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柰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駡詈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為貳師將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為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為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敦

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燉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為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也）為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因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槖駝以萬數
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
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
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
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
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
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言謫張晏云吏有罪
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
七科讁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
二人為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
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
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
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
內食尚多所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
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
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
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
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

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著名昧蔡以為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以為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為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

縛守詰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為質焉貳師之伐宛也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為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為萬里而伐宛不録過封廣利為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為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為光禄大夫上官桀為少府李哆為上黨太守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皆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猶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為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為昧蔡善

誅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毋寡昆弟曰蟬封爲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鎭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燉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爲淵字）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猶於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寘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出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苟怪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黄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為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間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棄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復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展轉浩穰之隱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為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為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為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為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為晝而去之則為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

常不相見安從而有[illegible]覆蔽之[illegible]銷月亦當常備安從而[illegible]之不同出崑山之東入崙山[illegible]而[illegible]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illegible]之履其地獨近當先見日輪之[illegible]日之出後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illegible]黃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西曉日西轉山而天下皆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譬之東日出以寅則酉之西當以午酉之西日沒以酉則譬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沉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為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